

柳待制文集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四

記

重修省府記

迺至元二十六年

制改江淮行省為江淞行省自維揚徙治錢塘統有
兩淞江東而以淮東西分隸河南明年始營宋秘書
省故地其制視都省稍降殺焉於後福建省罷全閩
八州亦併來屬地蓋益廣山區海聚民伍兵屯奉賦
租受要約者衆以數百萬計出號施令風動雷行東
南半壁藩維晏然朝廷常選重臣以臨蒞之柄任專
則其體貌宜特隆位望尊則其禮制宜特異臺門設
樹平津開閣所以辨堂廉而示等威者其品式昭昭

具矣然自考成以來迄今至順壬申之歲四十三年
矣興壞補弊猶有待乎其人何哉宰臣若曰吾為
天子專制方面所居廣居所立正位權綱收繫有翼
有嚴其命幕僚相時蠹敗完舊飾新無陋無奢中茲
度程迺出緡于府徵材于市工用官傭役用農隙昉
自堂廷達于門閭易剋敝為堅良化闌茸為麗密堦
城瑩淨堊牆鮮新觚稜藻井動采交輝表漢廷之黃
閣映中天之紫垣先是壘石北墉象乎列岳歲久摧
塌增崇加袤竦立簷際秀出林麓百司之長庶府之
屬奔走承命於其左右者咸改視易聽以為士大夫
之治於其官猶人之脩於其身也身脩則心正而物
正官治則事理而民安德則觀諸其身政則視諸其

官然則一省署之修舉而元僚學相之素蘊畢見於斯推其洒掃廷內之心豈不欲澄清天下而無一物之不得其所思夫垣墉樸斲之勤又豈不欲佐宣廟謨保乂

皇家而致篤恭治平之效觀隅知室聞樂知德信斯言哉左右司都事袁某實董其役宣力維多屬茲儻功宜著成美爰考春秋之義式昭棠樹之恩官僚氏名列諸下方其歲冬十二月既望謹記

勅賜天妃廟新祭器記

海神之貴祀曰天妃天妃有事於海者之司命也其別廟在吳城西北陬蓋漕運都府治吳專領海漕歲運東南之粟三百萬石實京師常以春三月夏五月

上旬之吉開檣劉家港乘便風不兼旬達直沽口舟將發臨遣省臣率漕府官僚以一元大武致

天子愍祀之命薦于天妃得吉卜而後行精神盼饗如父母之顧復其子無少爽也至順二年歲在辛未行省左丞買住公實董漕事將祀之夕會平章政事易釋董阿公入覲道吳因請公蒞薦裸翼日公齋沐入廟跪奠惟寅顧見尊竿籩豆踐列參差喟然歎曰國家敬恭明神潔蠲器幣之意豈若是耶乃五月某甲子

上御興聖宮公奏事次請更造天妃廟祭器如式以昭神貺有旨即賜交趾所貢黃金飲酸承舟各二又內出白金五錠為二百五十兩勅公董成凡器

藉置廟中備常薦六月辛未公橐金還吳具宣

恩旨漕府官僚望闕稱謝已發公帑所儲比年賜金五十兩揔之為三百兩申飭金工準上供新制為祭器品十二香爨香奩各一件其可名者合四十有九匱而藏之平江府庫祭則出而陳之其籍則繫之漕府而且稽其出納焉漕臣曰惟古神聖制器尚象而祭為尤重致明誠達氣臭用其所貴非徒物也天妃之祀列在中祠垂五十年雖祭有常儀而祭不稱物猶有待於大臣之論奏

皇上之垂仁然後數周而禮備使不文之金石其何以彰

君賜格神休臣實甚懼迺來請辭臣某昔待罪禮廷

竊嘗與聞明德卹祀之義乃執筆書之俾後有考其諸噐數具列下方

全寧路新建三皇廟記

代人作

三皇廟祀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即古所謂三皇者三皇開天立極之功千萬世帝王所由宗而歷代未有祠祠之自我

聖朝始夫既始祠之而其尸祝之事乃獨託之醫家者流所以神三皇之道以興物前用

累聖稽古教民之意微矣至矣今徧天下郡邑咸立廟建學有師有生而全寧路獨闕全寧為

駙馬都

尉魯王分邑延祐四年魯國大長公主以

帝姊居藩首捐湯沐之資作新廟于大永慶寺之東

陞楮豐崇像圖煥嚴春秋薦事牲碩酒清禮典斯應
神亦寧止於是 公主授使者命屬太史某記其成
役不得辭竊嘗考之三聖人而知夫道在天地間微
顯闡幽固各有攸當而洪纖高下其歸一致必義身
察陰陽六氣以有四時水火升降之象神農辨草木
色腥而審其燥寒平毒畏惡之性著本草立方書對
察和齊致利天下黃帝坐明堂觀八極察氣推運作
內經以命臣色脉方餌三皇之書大抵以醫傳其書
傳則其道神雖以醫家者流尸其廟事未為不嚴且
尊也然今郡國之制豈無他祠而 公主顧獨汲汲
焉而不敢以為後是其心豈不欲弘推斯道上以壽
吾

君吾

國中以壽吾 戚藩而下以壽吾民乎嗚呼此麟趾
騶虞之化而肅雍之德之成者也某雖不敏敢誦所
聞以復使者之命而且以為記

見初亭記

國子博士劉先生眉人而葬其先府君宣之南陵南
陵先生仕國也始府君去蜀亂東下寓琴書鄂渚曰
是於東西行道實徑事定吾其返乎暨十年風氣肇
開九域大同則里墟井堦埽無適主蓋題其授弟子
之齋曰遂初而府君之志孤矣其後先生即仕府君
以耆壽左右就養御至南陵六年卒上距生之日五
百廿甲子年不滿其德猶為歎哉先生既卜黃塘之

竈惟吉又作見初亭墓道之傍歲時瞻省攬物興悲
如始喪時先生之篤於親猶府君之篤於眉也至治
元年貫辱與先生為寮謂貫曰吾父之名齋而吾之
名亭子既聞之吾歸將刻文亭上以示子若孫今屬
筆於子焉貫不敢以蕪陋辭則復于先生曰山川之
流峙草木之芟滋地之形也然而第蒿華之高測汝
漢之深而求終南九嶷之植以與之並則嶢然者皆
山泚然者皆水蒼蒼然者吾知其草木而已指輿圖
而問神州臨河洛而思禹功彼其地氣之有闔有闢
非吾人心之有應有感者乎故繇宣泝眉其里逾數
千而遠以子繼彌其世纔一易而近方府君少而占
籍于蜀不自意老而憇息于吳于楚也棄親戚墳墓

于眉而去之不自意復體魄于宣之土也宇宙之初
一天之運父子之初一人之身可知者天而不可知
者人則子孫數傳之後樂安重遷知誠宣人而已安
知眉為西南大州也哉今反壤始樹而已亭已宇則
詩書手澤之存俎豆聲容之接蓋洋乎青神峨眉之
在睫而一泉一石之秀潤一葩一卉之芳縈皆其見
似聞名而心目瞿瞿者也地氣之虧疏竄氣之冥漠
有不得以聞之矣然予聞風俗之成常繫乎其人古
所謂鄉先生生而教于閭塾沒而祭于里社殆其人
歟蘇長公稱吾州有近古之俗三今未知其能然與
否也府君蜀之君子其辟呬之所詔趨庭之所教先
生得之宜詳則夫近古者三將自一家而刑于鄉國

仁興讓舉民皆力作易治而吏以優游無事吾為南陵幸之矣府君之欲遂其初先生之能見其初果不在茲乎先生之子鑄嘗從貫國子學今以進士上第授官侍先生南歸故貫以是諗之先生而并語之若夫府君之世業行治與卒葬之歲月則表墓者當備載之而記者不必具焉七月六日丁丑記

常州路城隍神新廟記

城郭以慰民凡而高城深隍以溝以封欲其居無隍患有圉也夫民所瞻憑以興財致用者在是則城隍之有神是宜世載其英以歲時承報於無已若古侯圖始造縣鄙建其神仙以制其牲幣尚門行戶竈之私坊庸表暇之微可得而儷其式哉常治毗陵畫江

界山方地千里統郡縣四在淞以西為大府矣當
王師南伐時其守臣嘗阻兵不下火及城中官寺民
廬蕩為烟埃獨城隍神祠直金斗門之西汽無寸甍
尺楨之損或曰斯城斯隍非不高且深也旄鉞一奮
而十數萬生口不能恃以安固神將無責爾乎然命
之或去或否視其順昌而逆亡則斯神之靈盖皦乎
其不誣也於是延祐五年去燬城之歲餘四十年所
祠之存者瓦漂棟敗堦墁圯折而摠管府知事廣陵
趙君琦適至愀然曰茲吾所涖地大而物殷凡以逆
雨寧旱消沴弭疵者舍神弗宗則誰其穀我祠以揭
虔而可後乎迺請于其長議以克合方練辰程物屬
徒庀工而勤禮興義之士咸來薦力未期而廟成肖

象孔儀祭品維旅廣簷崇阿丹塗白盛修亘麗密不
節不豐仍歲比境或以饑告而環常四野熙焉樂郊
民之怙神如巨防之有截而巍障之有屏謂君萬悽
愴必求諸其類者豈不信哉又二年而君以代赴調
京師過予曰石謹具子為我記之常維延州來季子
之封也俗故秉慤而好讓今其民非昔之死孝死忠
者之子若宗乎保聚教訓胥及三紀

上之涵育神之廕休有引有翼其不滋衍以碩乎君
之職司坐幕府治文書而已宣其餘智新美是祠俾
民康共而繼今奉牲潔齊來娛神保顧瞻延宇洒掃
弗亟有不興其甘棠勿剪之思乎是皆吾記不得而
略者也君清栗有猷今進階從仕郎為穿山場鹽司

今惜其將老而勿究於用使其得政而施設焉可以
觀其事神治人先後之宜矣至治二年六月廿八日
將仕郎國子博士柳貫記

鶴山庵記

異時吾鄉顯家聞族相望而敬宗仁親之義如一日
焉自廟祭寢薦外春秋洒埽塋域登其餘餽合醺以
樂有長長之序無貴貴之等蓋其率禮成教者在是
而今去之纔數十年則以吾戴弁躡履之身而委其
先於馬醫夏畦之倫者有矣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然則長者之舊聞闕之而不傳不亦可慨乎哉
至治二年予官京師鄉之友唐君楷字公則使以狀
來諗曰楷之先君登仕府君藏室在鶴山下山距吾

家數里凡室於山之麓者唯吾姓為大堯峯窈谷港
泉秀樾所以挾露神閼披發竒采若顓顓自効於斯
故嘗腋山為庵廬歲久敝撓楷既撤而新之會吾子
徵解衢州明正書院山長歸復即其後構重屋四楹
中以寓府君之祠而兩墉以列羣從之主祭則咸薦
其脩徹則旅奠而酬禮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今吾伸
府君於羣從之上不猶有戾乎廬為先君作也夫自
其昵以及其遠反其始以厚其本吾之常尊固有攸
在矣矧各宗其宗傳之於古而合子其著之楷將有
饒焉嗟乎非禮之祀鬼神弗歆先王制為廟寢之式
尊簋之數奢不以僭儉不以陋故禮者履此者也是
雖墓祭無文而場室有典後世或因而致祠以歲時

序齒逮賤槩之敬宗仁親之義猶為變之正者公則
年多於予其有聞於長者亦若是否乎予方悲顯家
聞族之不能以皆傳而遽得唐氏子孫之足述乃辭
以告鄉之父兄子弟其有興乎明年二月十又九日
將仕郎國子博士柳貫記

遺清堂記

人有千金之蓄必留遺其子孫以父子祖孫主於恩
而義有弗恤也然而不旋驢移踵而問之則已與袖
中之藏簡併失之矣親之愛之何嘗不欲其貴且富
哉顧吾有重於千金輕於鴻毛無所待而長存無所
恃而不滅一言之訓遺之數十世蓋昭乎寶龜之足
以昭明而即命是可忽忘之耶真之馬氏父子再從